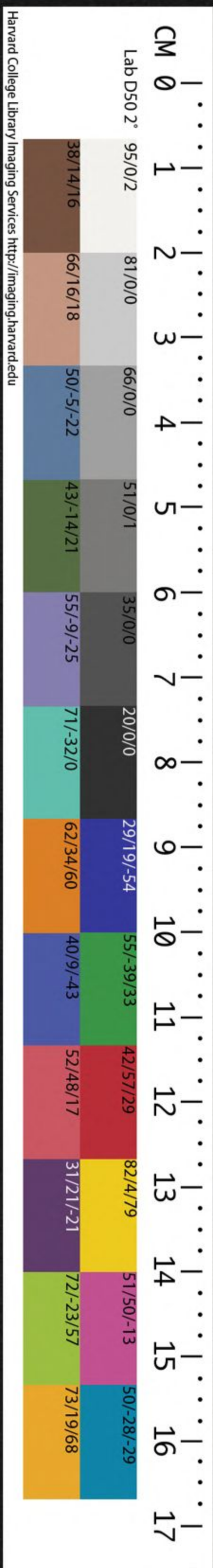


T2576/7928(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10



春  
二  
五

漢  
四

史緯卷二十一

漢書九

列傳

蕭何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  
 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欲入言  
 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  
 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  
 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  
 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者王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夫見識

有相有將

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背約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而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遜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

朝屬任何關中事。漢三二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酈侯，食邑八千戶。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悞。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上乏糧者數矣。蕭何轉漕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柰何欲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益明。於是封千秋為安平侯。七年春。上征韓王信。還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

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資。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

與賤買民  
而相反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陜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上大  
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  
日王衛尉侍前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  
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  
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  
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  
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陛下下何疑丞相之淺也上乃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

可釋高祖  
之疑

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  
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何一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  
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王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  
之矣何死不恨何買田宅必窮居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卒謚曰文終高后封何  
夫人同為鄴侯婦人封侯見之呂頰蕭同  
意呂雉女主故有女臣耶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高祖為沛公參佐高祖定天下身  
被七十創凡下齊魏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

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封平陽侯。食邑萬戶。高祖以子肥爲齊王。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不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于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

善。及爲宰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刺。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旣洗沐歸。時間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而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

參奸人  
黃老之術

參曰與宙何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之言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參為相三年卒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太史公曰曹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為相清靜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稱其美矣

張良

何等心事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平相釐王悼惠王平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遊良與客伺也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索天下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嘗閒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下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

異人異事

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良數以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立成。為王。

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曉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敗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



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綰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紂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固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及見項羽。後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辭歸韓。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

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聞項王不遣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羽有却。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命韓信將兵擊魏。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

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請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陛下遊者徒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且楚唯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

秦人曾為  
此故諸將

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者皆生平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恐陛下不能盡封以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柰

以爲懼

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左右大臣多山東人。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阻倍河向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留侯可謂  
自知世之  
強諫者多  
不悟此

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卽日駕西都關中。良性多病。從入關。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曰。四皓。皆以上嫚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

申生伐臯  
落其明証  
也

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  
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  
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口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  
危矣乃謂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卽位不益無功則從此  
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臯將也今使太子  
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  
子居愛子上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  
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  
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使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

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爲妻子計於是呂  
夜見呂后呂后乘間爲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  
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皆送至  
灞上良病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  
慎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  
病彊臥傳太子時叔孫通爲太傅良行少傅事十二年上破  
布軍歸病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  
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詳許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  
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

高帝欲易太子雖出私意亦恐其柔懦不任事故得老成羽翼遂不動搖

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上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呂后德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何白苦如此良不得已強食後八年卒謚曰文成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良死并葬黃石冢四皓河內人一日東園公二曰用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居藍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共八商雒隱地肺山不仕秦亦不仕漢太史公曰余以爲子房其貌魁梧奇偉至見其圖反如婦人好女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平

陳平陽武人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平家戶牖鄉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見之喪所獨視偉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奈何予女乎

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貨幣以聘烹肉酒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如父事嫂如母平旣娶張氏女資用益饒遊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立魏咎爲魏王平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項羽畧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殷王反楚項羽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

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平心懼乃解衣  
 裸而佐刺船平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賜食罷就  
 舍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  
 之問曰子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拜平為都尉使參乘典  
 護軍諸將盡譁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  
 與同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灌侯等或讒陳平  
 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  
 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  
 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  
 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

獲悉平甚  
 云盜誣也  
 無知不辨  
 更高

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  
 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漢楚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  
 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  
 曰。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  
 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  
 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主  
 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躰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  
 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請乞骸骨。漢王乃謝厚賜。  
 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圍漢王  
 於滎陽。漢王患之。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鐘離昧。龍且周

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擊之人榮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

孫武勒婦  
人兵陳平  
高女子軍

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信果郊迎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盡定楚地赦信以為淮陰侯高帝大封功臣封平為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對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或云平



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言於單于，圍以得開。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於是詔御史，更以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將兵攻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使平乘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須夫，帝以忿怒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載檻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高祖崩，平恐呂后怒，乃馳傳先至，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以爲郎中令，曰：傳教惠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呂后以平爲右丞相，呂須怨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曰：平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須於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毋畏呂須之讒也。呂后立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

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平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文帝乃以勃爲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專爲丞相二年平卒謚曰獻至曾孫何有罪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王陵

王陵沛人也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東鄉坐陵母欲

黃老  
爲此

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爲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封安國侯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爲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祖啜血而盟諸君不在耶今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日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大后

通陽遷陵爲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十年而卒高祖爲沛公時張蒼坐法當斬陵見而怪其美乃言赦之及蒼貴常父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 周勃

周勃沛人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爲沛公勃從高祖定天下凡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封絳侯勃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見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少文如此高祖崩以

列侯事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文帝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十月餘乃謝請歸相印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文帝女也勃長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將欲反耶文帝謝曰方驗

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卒子勝之嗣坐殺人國除弟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後九歲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縱同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勝之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

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乃拜亞夫爲中尉。孝文且崩，誠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孝景三年，吳楚反，以

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亞夫旣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黽阬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殺黽間，果得伏兵。廼請涉爲護軍。太尉旣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

亞夫所謂  
不動如山

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却。五歲。遷爲丞相。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欲侯皇后兄王信。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卽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與丞相

議之。亞夫曰。無功而侯。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悉封徐盧等爲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櫓。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櫓。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買工官上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庸知其盜買縣官器。上變告其子。事連條侯。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亞夫不食五日。嘔血死。太史公曰。亞

二語抑揚  
最當條侯  
不  
服

夫用兵持重穰苴曷有加焉然足已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獲罪悲夫

周昌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苛昌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去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欲令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烹苛漢王封苛子成為高景侯拜昌為御史大夫從擊破項籍封汾陰侯昌為人強力敢直言白蕭曹等皆卑下之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

之失笑

之主也上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而止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歲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時趙堯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堯侍高祖高祖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堯進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

之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  
 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  
 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  
 夫昌其人堅忍質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高祖曰  
 善乃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強為我相趙王昌泣曰臣初  
 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  
 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強行於  
 是徙周昌為趙相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  
 為御史大夫者孰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高  
 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

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恐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誅之  
 臣不敢遣王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乃使使召趙相昌昌既  
 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至長安月餘被鳩死昌謝病不朝  
 見三歲而卒高后聞御史大夫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  
 畫乃抵堯罪禍兮禍所伏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為御史大夫張蒼免嘉為丞相  
 封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  
 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  
 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之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文帝崩。景帝卽位。晁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變更。而丞相嘉所言不用。因嘔血而死。謚曰節侯。

### 酈食其

酈食其。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鳧。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然縣

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吾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據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

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嘗爲說客馳使

諸侯漢三年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城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憑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欲亨食其，謂之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食其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能爲。若更言，乃亨酈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封其子疥爲高梁侯，酈商以將兵有功，封曲周侯。

###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魑結箕倨，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強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子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

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迺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吾居中國，何遽不

若漢。迺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忌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

能爭之乃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丞相陳平患諸呂擅  
權欲危劉氏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時見  
賈賈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  
主耳平曰然爲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爲社稷計  
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平畫呂氏數事  
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其樂飲太尉亦報如之  
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文帝賈頗有力文帝  
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  
令佗去黃屋稱制比諸侯皆如意旨賈有五男廼出橐中裝

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  
劍值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飲十  
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  
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汝爲也竟以壽終

朱建

朱建楚人也事淮南王黥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  
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旣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  
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刺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得幸  
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資  
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

嬰具稱家  
豈在匪人  
之祝

曰平原君母死何以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孺說之曰君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夕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閔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

建以交辟  
陽侯而死  
此比匪之  
也  
建子之死  
錄勝其父

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呂后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辟陽侯已死孝文使吏捕朱建建自殺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

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行十餘世遂滅殷乃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爭成臯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與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獨見羸齒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迺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

冒頓殺父  
何有於婦

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遂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十餘萬口。

###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曰：「人



臣無將將則反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爲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言盜者皆罷之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日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爲博士號稷嗣君通

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刺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刺言大猾何也通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乃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

明末月初  
正地

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秦以不早定扶蘇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

子贊日有  
官有金便  
是聖人

通此一節  
甚正言亦

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長而立少。臣為傳無狀願先伏誅。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高帝崩孝惠即位。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太史公曰語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

蓋謂是乎

淮南王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過趙趙王張敖獻美人幸有身及貫高謀反事覺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後宮繫之河內。美人亦繫告吏曰日者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美人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不强爭。美人已生子惠即自殺吏奉美人子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美人真定真定美人母家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立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及文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

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力扛鼎乃自袖金椎見辟陽侯椎殺之馳詣闕下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親故不治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

盛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遂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瘡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子糾，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項王亡代，高帝廢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常忘死。陛下

長其反殺  
之亦為過

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臯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相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行御史大夫事馮敬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制曰朕不忍置法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廼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

下有殺弟之名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不聞過故至此廼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上乃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上憐淮南王王子年七八歲皆封為列侯民有作歌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豈以為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謚長為厲王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

爲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徒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好讀書鼓琴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外書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廼遣安入朝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

雅善武安侯其來朝也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王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太子學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願奮擊匈奴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亡之長安上書事下廷尉逮淮南太子王欲發兵計未定會詔中尉宏卽訊太子王視中

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公卿言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亦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削以地。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有是非者。卽刺殺之。中尉至卽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甚耻之。爲謀反益甚。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後王從東宮召客楚人伍被。欲與計事。曰。將軍上。被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言乎。昔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

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無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列爲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曰。竊觀朝廷之政。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卽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曰：夫蓼太子，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王復問曰：公以爲吳舉兵非耶？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爲錢，煮海水以爲鹽，伐江陵之木以爲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

爲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絕。爲天下戮。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皆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二十餘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瀕之粟，致於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僊藥，多齋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愁思，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使人上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王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

而七。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間不一歲。陳吳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泥愛烝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震，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

無故逮之何也

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  
 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  
 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  
 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  
 君將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  
 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耶被曰必不得已被  
 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朔方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  
 以實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及耐罪以上家  
 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僞爲中都官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

王報仇  
善卿亦報  
仇奇甚

侯懼使辨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  
 爲不至若此專發而已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子  
 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時  
 諸王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  
 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捕繫建建具  
 知太子謀殺中尉使所善嚴正上書事下河南治故辟陽侯  
 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構之於弘弘  
 疑淮南有逆計深探其獄於是王銳欲發作皇帝璽丞相御  
 史大夫將軍印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  
 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欲發國中

兵恐相二千石不聽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  
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南越兵入欲因  
以發兵未發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  
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殺之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  
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乃罷相計猶豫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  
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  
許之太子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  
圍王宮捕太子王后盡繫賓客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

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上  
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  
勿誅張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后太子諸所  
與謀反者皆族國除爲九江郡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得  
罪者數千人

史緯卷二十二

漢書十

列傳

蒯通

蒯通奇士漢書與江克息夫躬同傳非是

蒯通范陽人陳涉使武信君武臣畧趙地至范陽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也通曰秦法重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于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

今諸侯畔秦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  
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  
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  
下城臣竊以爲過矣用臣之計可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  
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以其  
城下君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年  
少亦方殺其令嬰城以距君君何不賚臣侯印拜范陽令范  
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使范陽令乘朱輪華  
轂驅馳於燕趙之郊燕趙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

說信擊齊  
卽說信背  
漢本意

喜矣燕趙可無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武信君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  
後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引兵將東擊齊聞漢王使酈食  
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  
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  
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迺下趙五十餘城爲  
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遂渡河齊已聽酈生  
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以酈  
生爲欺已而烹之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通知天下權  
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信曰

說得不是

先生相寡人何如。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燧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岨山河之險，一口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以臣料之，非天下之賢聖，其執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

三分之計  
說信極是  
但自戰國  
以來分爭  
已久天意  
固欲定于  
一也

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則天下風走而嚮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圖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豈可見利而背義乎？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策，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騫、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與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殺成安君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

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大於張。繫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句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盡。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故以死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臣聞之。勇畧震主者。自危。功高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狗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東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

竊爲足下危之。信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智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蠶蠶之致。螽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傭夫之必至。雖有堯舜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乃陽狂爲巫。天下旣

廟通說到  
切骨處信  
猶不聽愚  
哉



開口呼韓  
信為豎子  
高祖固當  
驚

定信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于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辨士也。乃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妙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氏失柄，綱絕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于是高材捷足者先得之，蹠之犬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不知陛下也。且天下精銳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賢下人，請通為客。

辨士也

遇著便說  
一篇

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人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縑請火于亡肉家，曰：昨暮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

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 江克

江克，邯鄲人，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趙王，丹疑齊以已陰私告王，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皆棄市，齊遂亡，西入關，更名克，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原不是

身服

產姊及王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天子遣使者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言克逋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醢烹，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後遇赦，太子竟見廢。克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纒步搖冠，飛翮之纓。克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旣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克因自言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

爲國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  
修貴戚近臣多奢僭克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  
軍擊匈奴奏可克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  
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  
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  
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克爲忠克出逢館陶長公主行  
馳道中克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克曰獨公主得行車騎  
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克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  
馳道中克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克曰非愛車馬誠不欲  
令上聞之以教勅亡素也唯江君寬之克不聽遂白奏上曰

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水衡都尉後上幸甘  
泉疾病克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  
上疾祟在巫蠱于是上以克爲使者治巫蠱克將胡巫掘地  
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  
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  
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莫敢訟其  
寃者克旣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克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耶迺復亂吾  
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後武帝知克有詐夷克三族

惡極

息夫躬

息夫躬，河陽人。少爲博士弟子，通覽記書，容貌壯麗。哀帝卽位，皇后父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以爲援。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相結，俱上書待詔。是時哀帝被疾，人有告中山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無繼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先帝隆興，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于杯杓，荆軻

之變必起於帷幄，告之取封侯之計也。躬寵廼與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爲高安侯，寵爲方陽侯，躬爲宜陵侯，賜譚爵關內侯，丞相王嘉疑東平獄事，言董賢太盛，寵躬皆傾覆，必撓亂國家，不可任用，弗聽。躬旣親近，數進見言事，議論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言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漑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欲穿長安城，引漕至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廼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

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言單于以病爲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疆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疆之威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寔使者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蕃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

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竟憂也上不聽乃獨與躬議躬言往年熒惑守心大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蒞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教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

可說

應變異上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又上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會者星曆虛造匈奴烏孫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臯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

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調諛傾險，辯慧淡刺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淡刺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遂拜孔鄉侯傅晏為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票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因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丞相御史奏躬鼻過，上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姦人以為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內掾賈惠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進候星宿，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逮躬，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諱，因僵仆，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棄市。家屬徙合浦，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造作姦謀，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詔免寵等，徙合浦郡。

石奮

石奮，趙人也。徙溫。高祖擊項藉，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

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敬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以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諂讓，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寇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訢訢如也。

間同

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褊廁，身自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廼謝罷慶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  
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  
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曰書馬者與  
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慶  
爲太僕御出上問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  
於兄弟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爲齊相齊國慕其家行  
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  
可傳者慶自沛守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丞相趙周免以  
慶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吳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

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古神祠封禪興禮  
樂公家用少桑弘羊事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  
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  
能有所匡言太初二年卒慶方爲丞相時諸子孫爲吏至二  
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 梁孝王

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也景帝中王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  
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于王王辭謝雖知  
非至言然心內喜竇太后亦然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梁王城  
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不敢過而



西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言趨，入言警，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山東游士，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莫不至。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梁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旣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七年春，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聞

說於帝，太后議格，梁主乃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于道，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泣諫，王乃令詭、勝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上怒稍解。時太后以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使白太后曰：「造爲是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梁王不知也。勝等已伏誅，梁王無恙。」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旣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漢

使迎王。王已入關。車蓋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後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卒。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愛之。及梁王死。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一食。孝王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子共王嗣。

六傳至王立。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奏可。後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如是者數焉。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立。與其姑淫亂。請誅。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誦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治。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

得是

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廼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于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刷宗室汙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王復使奴殺相掾。及睢陽丞殺奴。以滅口。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五縣。哀帝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持節。即訊移書。傅相中尉。

直性下愚  
不移而言  
却可聽亦  
紂拒諫飾

曰王背策戒。諱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譴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王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上。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謝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

非類也

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眚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促迫。貪生畏死。卽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于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自殺。國除。褚先生曰。嘗聞景帝與梁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竇嬰在前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太后意不說。又聞梁王入朝。與景帝俱侍宴於太后前。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帝

此非其罪  
然如立者  
亦無不死  
之理

言百歲後也

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孝王為寄。景帝跪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曰。太后言何謂也。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帝曰。於公何如。皆曰。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春秋所以非宋宣公。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曰。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復立帝子。袁盎等言宋宣公不立子。生禍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太后乃解。使梁王歸就國。梁王聞其議出于袁盎。怨望。使人來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袁將軍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王工。曰。梁郎某子來

王人王姓

治此劔以此知而發覺之即無置劔亦知禍出于梁

### 賈誼

賈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愛之。文帝立，聞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賈誼。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自以為不及也。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諸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

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于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之屬盡害之，廼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及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躋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

幹轉也

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

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

獨離此咎兮亂也諄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

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

以自珍背也偃蜩獮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

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

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

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

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螳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服

亦夫子不  
如麟鳳之  
傲

似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

壽不得長迺為賦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邪也四月孟夏庚子曰

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啐私怪其故發書

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

吉虜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

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

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

言先生亡也遭此禍

瓦盆底

七

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使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繁俗。儻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靚。汜乎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數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

非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

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厯得舍人。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

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寔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籠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驛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主，欲臣子之勿蒞醢，則

此議自誰  
之主父  
之再言之  
至孝武王  
子畢侯矣  
願入應入  
者也以數  
償之毫無  
所利

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

利幾亦人名

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

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豈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侯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

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火縣。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

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擐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

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  
疑惑此業一定萬世長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  
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  
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  
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  
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  
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狹提有識三  
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  
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于齊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不能  
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  
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  
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

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

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渺，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



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

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側隅也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  
豫遠不敬也所謂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  
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  
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  
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  
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  
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  
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罵

決罪曰當  
嘗見殺也

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  
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  
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  
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  
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耻音詰隼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

純在羣下也

謹訶尚未用刑但請罪耳下文罪大罪

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

刑殺

不使人頸盪而加也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

起起奪也

卷之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初文帝以代王入卽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少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

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爲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于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陽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于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家資。以補製衣服。自悉家資。以補製衣服。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

七國及淮  
南之禍賈  
生如目見  
之亦奇矣

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于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夫諸侯之  
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  
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  
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  
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  
之難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  
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  
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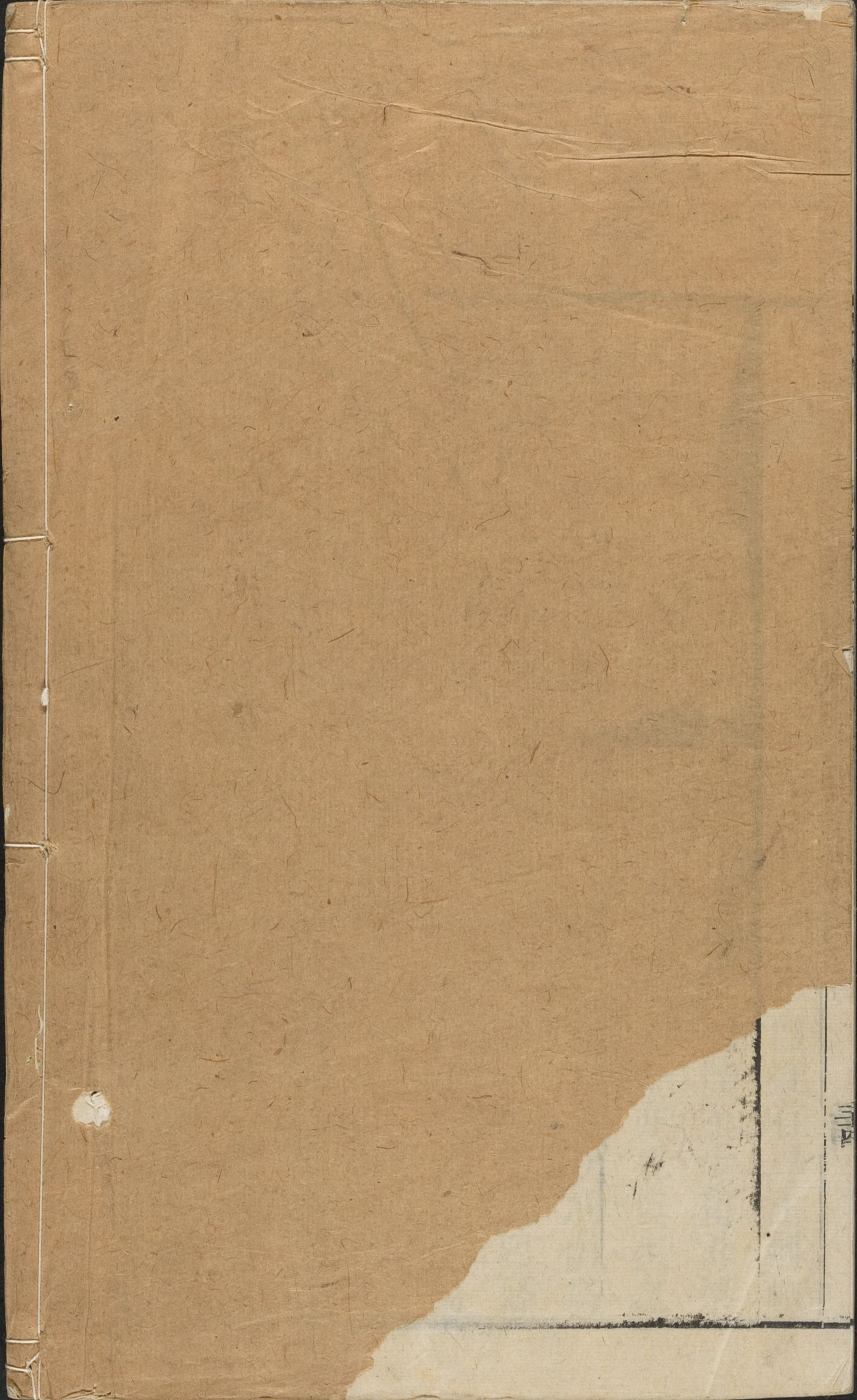
此議甚是  
與爰盎異  
矣

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  
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封淮南厲王四子  
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曰竊恐陛下接王淮  
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  
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負謗于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  
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  
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  
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

可謂通儒

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專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文帝思賈生言。廼分齊爲六國。分淮南爲三國。盡立悼惠厲王諸子。以王之。景帝三年。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武帝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班固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

移風俗。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



1118